



版出六期星逢

25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社論

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於本月四日在官舍舉行卅六年首次記者招待會，他首先替自己做一番洗刷，說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只知道「守法」，幾十年來沒有做過一件「違法」的事。然而在人民看來，不必說幾十年，只說過去一年，在張氏手下已經不知若干人死亡，若干人挨餓，若干人流離轉徙，若干人葬上梁山，若干人陳屍溝壑！這就是張發奎的「守法」的結果，這就是張氏忠實執行蔣介石的內戰獨裁政策的結果。

沒有做一件「違法」的事，除了可以獲得專制頭兒的稱讚之外，決不能取得人民饒恕的！他還爲着他所做的，聞名全國的，三千人大逮捕罪案掩飾，說在廣州十多個月來，無論公開或秘密，始終未逮捕過一個，「事實俱在，無耻謊言不攻自破」。但是，這除了張發奎自己一張嘴說出來之外，我們那裡去找「事實」看呢？

張發奎的

關於「治安」問題，張發奎氏談了許多，因爲這個問題隨着六十四師調走之後而更見嚴重了。各地抗征民衆的武裝鬥爭不斷發生了，各江輪渡被劫案件頻繁起來了，廣州市內打單強搶驟增了，海南島已成爲「人民武裝世界」了，南路國民黨的「政令已成廢紙」了，東北江又已「至令人關心」了……這就成了問題，反動統治的雙腳不是被搖撼着嗎？

從張發奎這次談話中，看到他對於「綏靖」事業再也沒有信心了。他只能車一陣大炮，自顯其過去的一功

人民決不束手待斃

定下了「治安新策」之後的廣東國民黨當局，跟着執行了如下兩件具體工作：

第一是集中全力進攻瓊崖人民革命武裝，限令今年四月底全部肅清。以貪污被控的劊子手蔡勁軍不但免論而且升官，在他的主持下，南京國防部特准撥發日寇所遺步槍機槍萬餘枝，強迫人民編組自衛團隊，國民黨中央又特准將征實解庫的十分之四撥充作進攻經費，要對瓊崖人民廣泛展開「大搜勦」。

第二是保安副司令章鎮福本月二日出巡東江，已把潮汕土匪數百收編爲該部獨立大隊，擔任清鄉任務。今後這種收編土匪工作還將繼續下去，以補其兵力不足。

章鎮福公開聲明說：「目前「剿匪」除瓊島外，各地都已進入新階段，即由大隊圍剿時期已進到個別掃捕與清鄉時期」（中央社八日訊）。瓊崖人民的英勇鬥爭，是擎柱南天的一支愛國民主力量。當國民黨當局正進行建築榆林三亞等港給美國做海軍基地，以及它本身深刻感到統治地位動搖的今天，它對瓊崖人民當然不惜傾其一切力量以撲攻之的。至於所謂各地已進到「個別掃捕與清鄉」的新階段，則是它在沒有兵力舉行圍剿掃蕩各地人民時，將轉而加緊個別的捕捉與殺害，就是實行「殺多一個算一個」的既絕望又瘋狂的毒辣手段。

百鍊成鋼的瓊崖人民必將再接再厲粉碎賣國賊子的進攻，各地人民也斷斷不肯束手待斃的！

說「大赦」

蔣介石在「頌憲」之後，舉行「大赦」。廣東各地法院已於上月底奉到大赦令，將各種囚犯分別減刑或開釋了。蔣介石的這種「恩典」，正如同過去封建皇帝一樣，扮起「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慈悲，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好像以爲自己就此做盡好事，人民應該感謝涕零恩。

據近日報載，自各地赦犯之後，竊匪立形增加。不但如此，據前鋒報載，廣州東區捕獲慣竊葉錦，葉供稱：「三日前大赦出獄，惟出獄後，四顧茫然，覓食無處，捨行竊一途，別無他法，今失手重擒，正幸食宿有所」。詔關捕獲匪犯四名，亦均有法院發給之大赦路照。又建國日報記者曾訪問一個重匪，他對記者說：「我不願意出去，出去做什麼呢？誰給我飯吃呢？我是不願意做賊的。」

這就是對「大赦令」的辛辣的諷刺。他們都不會感謝皇帝隆恩。這恐非今之專制魔王始料之所及！

近日廣州軍警作賊，盜竊如毛，打單猖狂，自殺成風，這正是內戰獨裁政策所造成的結果。這個造因不消除，難過「大赦令」有效果嗎？甘心回到監獄，慶幸食宿有所，這悲劇，已是够令人傷然於蔣管區內之「人間何世」了。

哀教育

（秋芬）

最近廣州的私立學校內增收學費問題，和教廳鬧扭。私立學校因爲收入應付不了物價狂漲的龐大開支，又得不到政府的經費補助，於是決定增收學費。教廳則說是「維持教育」，實行學費限價。而那個「限價」却又不爲私校所接受，因爲他們覺得那樣沒法維持，表示「不肯增

「治安」談

「續」，此次宣佈了一個「剿匪」的新數字，說一共「剿滅」了一萬三千多人，恰好比之他在一個月前所公佈的數字多了十倍。這個「大炮」有什麼作用呢？是作為推卸責任的根據。他說：「土匪之未能肅清，行轅固有責任，但地方政府責任尤大」。這等於說，過去我有大軍可用，今天我沒有兵，就沒有辦法，只好由你們地方政府去管了。

張氏的談話雖然故示「樂觀」，但也透露了統治階層對人民反抗的憤懣。他說，「過去地方政府過度依賴軍隊，一切都倚靠國軍，軍隊一調開，匪勢又死灰復燃」。為什麼會「復燃」呢？那可不是說明，過去依靠「國軍」也不能達到壓平人民反抗和安定其反動統治的目的；現在「國軍」走掉，統治便見無能，「匪勢」因而浩大起來嗎？所以，「六十四師調後，各地方政府紛紛來電，請兵保護」，張氏斥之為「實屬可笑」，然而軍隊抽空所引起統治階層的惶恐，也就表露無遺了。

張氏對「治安」的對策，在統治階層看來，是不免太過輕率了。他認現在之「匪」不過蕞爾小醜，地方武裝足以應付而有餘。但他對自己的話也不免懷疑起來，說「去年民團報告，全省各縣共需要補充槍枝二萬桿，經如數撥用，但各縣地方實力依然不濟」。這個「不濟」的事實，就說明他的「治安」對策的落空。

由此足以說明，廣東在兵力抽空和人民反抗的情況下，統治者充滿了苦惱，因而軍政當局之間，統治上層和下層之間的矛盾也隨之增長。人民力量要衝破這個無能的反動機構是完全有可能的。

費，請政府接辦」。但是這個要「維持教育」的政府却又不肯接辦，而且連公立學校也不多設一間。

為什麼既不補助，又不接辦，對多設一些公立學校這個根本職責也不舉盡一下呢？據教育當局訴苦說：因「教育經費短絀得可憐，并且要拖欠。人民完糧納稅的錢拿到那裡去了？門內觀，作預算中佔第一位的「保警費」用光了！

於是廣東教育現狀弄成這樣田地：教員換不了微薄的待遇，學生繳不起昂貴的學費，校方無法維持日增的開支。一位中山大學的教授垂淚而道的一段話，說盡了今天內地教育界的慘狀的遭遇：「目前月薪僅卅萬元左右，上有父母，下有妻兒，每日兩頓飯，亦難飽暖，抗戰時在坪石雖然吃粥度日，但可貯下一萬數千元，供家人擺賣香煙攤開小零食店，可是目前拿一萬元出來，亦無法供家人擺賣，生活之苦，確難維持！」（見六日前鋒日報）——他還是大學教授呢！

中國的乞乞科夫

（方敏）

火燒西安輪是一件重大災禍，但是對於中國的乞乞科夫（註）——這次由穗來港買兵的國民黨人物，却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這一些募兵委員，本來是從收買人命當中撈油水的，是從生人身上打主意的，西安輪火災了，他們則又多做了一宗死魂靈的買賣。可惜的是「手脚」弄得不好，「死魂靈」說話了，便把真不可當的黃缸蓋揭開了。

事情是這樣：「西安輪失事被焚，據報載謂

：「志願兵」二十九人連乘該輪，故五人重傷，餘皆罹難，領隊者僅以身免，而該會預撥「慰勞金」四百萬（約合港幣二千元）均遭損失，據發表罹難新兵張新李成姚洪等共二十九人。死者固已無可究詰，生者尚有五人留醫於東華醫院四樓……張新傷勢已漸痊，神志清醒，據謂記者云：當時渠在船中，見有襪襪男子十一二人，謂係是穗當兵者，若輩均穿麻包衲衣，狀類被遺送之貧僑，另有身穿軍服者，似類領隊人。本人原係九龍會力伙，現因失業，遂與李成（廿七歲東莞人亦被列於罹難新兵名單）結伴返鄉耕種，本人與李，俱未曾應募，亦未曾接受慰勞金之類款項，因何列名榜上，實屬不明云。」（見九日星島日報）

張新把事情說得明白不過了：所謂僑港「志願兵」不過如此如此；「被遺送之貧僑」的遭遇，不獨如此如此；國民黨的募兵委員所幹的勾當，就是如此如此！

世上只有國民黨香港支部負責人的臉皮厚，他承認那些募兵委員請求他們「介紹與此間社團見面」，但又矢口否認說，「本部并無派員四出招募此種志願兵云」。此地無銀三百兩，阿門！（崔明）

（註）乞乞科夫是舊俄果戈理作品「死魂靈」中的主角。



血腥統治的動搖

俞同

一年來廣東國民黨當局的「綏靖」

本年初，張發奎在一個紀念週上報告行轅一年來的工作，說明他過去是如何熱心于「剿匪」，把「綏靖」一項列為首要工作，而且今後為了解除人民疾苦，使人民得到「安居樂業」，仍然繼續進行「綏靖」，實行「窮追猛打」。他同時又指出，過去綏靖工作已有「相當成績」，「但因部隊逐漸調離，多未能依照計劃完成」，今後「國軍人數已經減少」，其所賴以從事于屠殺人民的綏靖工作，只能側重「充實地方自衛力量」，「健全政府基層組織」，「促進軍民合作」，仍冀以此維持其血腥的統治。

國民黨反動集團就是軍事法西斯集團，國民黨的專政在其主要方面來說是軍閥專政，國民黨統治工具主要的是它的反人民軍隊，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就是以武力「接收」人民主權，在歸林血海之上恢復其大地主買辦的統治的血腥政策。這在過去一年來廣東局勢的演變中很明顯的表現出來。作者本文的目的，在於對國民黨當局在過去一年多，如何以內戰屠殺來恢復其反動統治，又如何以表面的暫時穩定趨向統治的動搖，提供材料，以便致力於廣東的民主鬥爭和人民解放事業的人士參考。

從抗戰爆發後次年敵人南侵佔領廣州起，到一九四四年敵人發動「救死攻勢」，西江，粵北淪陷止，基本上說，廣東是全面淪陷了。在廣東的抗戰來說，只有中國共產黨和廣東人民和敵人抗戰，國民黨當局除了一些必要的招架外，並沒有對敵人認真的抗戰，這是最為清楚的事實。國民黨當局在廣東拋棄了土地和人民，但當敵人投降之後，他們掉頭回來，就看到廣東已不

是本來面目。在被拋棄的廣東土地上，人民獨立自主的起來進行抗日鬥爭，組織了人民自己的軍隊和政權。那裡包括：(一)東江縱隊，活動地區是惠陽、東莞、寶安、博羅、增城、龍門、海豐、紫金、河源，在大部地區進行過減租減息，建立了民主政權。在敵人進攻湘粵桂，西江粵北淪陷的時候，東江縱隊派「勁旅」並與珠江縱隊同時挺進粵北，成立粵北大隊，活動於從化、佛崗、新豐、四會、廣寧、清遠、英德、翁源、曲江、仁化、始興、南雄、和平、連平及贛省之大庾、信豐各地。(二)瓊崖獨立縱隊，原為土地革命時代之紅軍游擊隊，抗戰後改編，由國民黨政府給予一種虛名「抗日自衛大隊」名義，後又奉命擴編為獨立總隊，其活動遍及全瓊各縣，並普遍成立民主政權。(三)珠江縱隊及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前者原為「廣州市郊游擊隊第二支隊」，活動於中山、順德、番禺、南海、三水及廣州市區；西江淪陷後，派出勁旅，挺進中區，成立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活動範圍包括新會、鶴山、高明、高要、恩平、開平、台山、新興、陽春、陽江。(四)南路人民解放軍，誕生於

雷州半島淪陷之後，活動于高雷欽廉各州縣。(五)韓江縱隊，活動于普寧、揭陽、潮安、饒平、潮陽、惠來等縣。這種情況，就使得國民黨廣東當局要把「綏靖」工作做為「復員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張發奎語)，亦即早說，要押武力消滅抗日的人軍武裝，「接受」人民政權，以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復員」過來。所以當時的內戰主力軍新一軍便公開宣告他們第一個任務是「清剿奸匪」，第二個任務是「解除敵人武裝」。

那就早說，在敵人進攻廣東的時候，國民黨當局是拋棄土地，拋棄人民，棄甲曳兵而走，而廣東人民遂從事獨立自主的自救的抗戰，創立了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權。敵人投降之後，民族敵人被打倒了，民主的敵人跑回來了。當時的情形便是：廣東人民，以農村的人民軍隊和廣大農民為中堅力量，配合城市的民主運動，進行着保衛人民的政權，保衛人民既得利益，爭取廣東民主政治的實現的鬥爭；而國民黨的廣東當局則藉着其優勢的軍事力量，企圖消滅全省人民武裝，以便壓倒廣東人民民主運動，恢復大地主大資產

階級的反人民統治，替四大家族魚肉廣東各階層人民發開一條血腥的道路。這就是爲什麼廣東的民主與反民主鬥爭，一開始就以最殘酷的內戰方式表現出來的根源。

然而，說是這個鬥爭開始於敵人投降之後，也不盡符合事實。實際上，當敵人南侵，國民黨採取避戰政策，一退千里，使廣東人民從實際經驗當中了解中國抗戰絕對不能依靠國民黨，而必須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決心採取了獨立自主政策的時分，國民黨當局便已不顧民族存亡，採取幫助敵僞壓迫人民的政策，其手段主要的也是內戰。過去在抗日時期，由於國民黨的封鎖，由於交

關於「廣東的一年間」的話

編者自覺本刊過去雖然會經努力反映現實，但切實檢討起來，還是零碎的而缺乏計劃性，一般而沒有重點，即是說，「見碗就碗，見碟就碟」，尤其是未能抓住廣東的此時此地，現事物，作爲反映與研究的重點，結果使廣大讀者對廣東的認識和工作上，都受到不小的損失，迴思至此，深爲歉然！因爲廣東的民主運動和人民解放事業之成功，必須奠基於人民戰士們對廣東各種情況有詳盡的正確認識，根據這正確的認識去工作，這才是戰無不勝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

自去年冬天開始到現在，在本刊出現了更多和更深入的報導和討論廣東問題的文章，那些東西雖然還未能滿足讀者諸君渴切的要求，然而分明地這是個重要的開始。而且讀者們在事實上顯出這個新的開始是寄予熱烈的珍愛和支持。因此我們在充分鼓勵之下，不自量力量之微薄，根據去年累積記載廣東各事實的報紙雜誌資料，分類編成「廣東的一年間」，自本期起在本刊逐期發表，敬請讀者注意，並賜補充和批評。

廣東統治者乘「慘勝」而從人民手裡劫收政權以來，暴虐甚於敵僞，人民生路快要斷絕了，帶着血淚的反抗已經叫廣東統治者心寒股慄了！謂予不信，請你看「廣東的一年間」！並請你把我親自見到聽到的這一類事情隨時寫來本刊發表！

——編者

通梗阻，故這種國民黨在廣東的內戰罪行還不爲社會人士所普遍知道。如在東江，當曾生、王作堯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還在國民黨政府領有名義的時候，即於一九四〇年被國民黨企圖武力消滅，自此之後，內戰就從沒有一天停止過。國民黨軍隊雖然見敵即逃，但始終要留下一個師或一個獨立旅以上的正規部隊，配合地方團隊，勾結敵僞，來對付東江縱隊。如在瓊崖，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爆發了「美合事變」，企圖包圍消滅瓊崖縱隊，此後內戰也沒有一天停止過。如在珠江三角洲，國民黨勾結敵僞向人民進攻，曾將廣東的著名農民領袖吳勤司令槍殺。如在南路，他們不但

對南路人民解放軍進攻，並且對當時奮起抗戰的十九路軍舊部自張炎將軍以下，如龐成，文紹昌，鄒敏大，孫朝泉，陳以鐵諸氏盡加殺害。其他在西江，在潮汕，在始興，都是當人民抗日部隊誕生之日，就被國民黨當局用的內戰屠殺來對付。

國民黨在廣東守土失責，抗日無功，抗戰八年的歷史，就是他們見敵即逃，聞風先遁，拋棄土地，拋棄人民的歷史，同時又是他們阻礙抗戰，積極內戰，反對人民，屠殺人民的歷史。不過當時日本人也不會放鬆他們，所以他們在敵人面前不能不把主力撤走，只留下一部份力量和地方反動的力量結合以從事內戰，而且因而不能不勾結敵僞，和走「曲線救國」的道路。敵人投降後，大部份僞軍五六萬人均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收編完竣，張發奎親口說出「他們僞軍都是受中央策動的」，就是例證。

一、

敵人投降後，廣東國民黨當局的第一項工作，就是以「綏靖」「勦匪」的名義下，對廣東人民進行空前大規模的內戰屠殺。

一九四五十月廿日至三十日，張發奎在廣州行營召開「粵桂兩省綏靖會議」，各地內戰，隨即開始。國民黨使用兵力空前強大，計在東江爲新一軍之三十師、卅八師、五十師，五十四師之三十六師，六十三軍之一五三師，及一五四師，六十五軍之一八六師，保安第二、第十、第十二團，地方團隊陸如鈞、羅耀庭、鍾超武、蕭天來，僞軍吳東權，陳培等部及收編爲惠陸先遣隊的龜齡島僞海軍，共四萬餘人，並經常出動空軍配合作戰。在瓊崖爲四十六軍之一七五師、一八八師、新十師，保安第六團及各縣團隊共一萬五千人。在中區西江爲六十四軍之一五六師、一五九師，保安第一、第八、第九團，及各縣團隊，約一萬人。在南路原有兩師從事內戰，後來兩師調赴瓊崖。粵北，其始爲六十五軍之一六〇師，該師隨余漢謀赴浙後，繼爲五十四軍之第八師，後來是六十四軍之一一師，及江西保安兩團。其內戰兵力除正規軍六個軍十一個師，保安團九個團及各縣團隊，收編僞軍等，幾佔當時全省國民黨軍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綏靖會議」上，曾限期兩個月內肅清一

「奸匪」，滿以為挾其雷厲萬鈞之勢，便可短期內以其血腥手段恢復統治。軍事上採取過「網形合圍」、「反覆掃蕩」及「填空格戰術」，如在東江江南區，他們把一切公路及大小交通線嚴密封鎖，禁絕行人，每日出動四圍村莊反覆搜索，窮鄉深谷，無處不到，每到一地，必以幾路包圍，企圖逼使人民軍隊無立足及掩蔽之地。強迫人民「五家聯保」，組織聯防隊，組織「軍民稽查處」，搶掠燒殺，囤積軍糧等。對人民軍隊及民主政權，民衆團體人員，則用最殘酷的屠殺手段，普遍實行「殺頭示衆」，實安龍華鄉民主鄉長周振華被擊斃後還挖去眼睛，搥掉牙齒。東莞樟木頭鄉委員吳佛生之五歲兒子被活生生地拋到池塘去。東莞中學校長的母親，七十餘歲的曾老太太被拘捕施刑，人民軍隊的女同志被捕遭輪姦後處死，裸體示衆。另一面又強迫抗日人民自新，發出傳單說：「不自新只有死路一條」。這種種做法叫做「拔根政策」。結果，除了被屠殺者之外，抗日人民被關在惠陽、東莞、石龍、廣州、曲江、陽山、乳源、茂名、潮安、翁源各地監獄中的達二千餘人，被迫拋離鄉井，流亡來香港者有數萬之衆。這種空前浩劫，人民所遭受的災難，生命財產的損失，實在無從統計。

廣東國民黨當局盡出全力的「綏靖」工作，究竟除了大事摧殘了人民外，有的是什麼「成績」呢？當然，在強大的殘酷的軍事進攻之下，人民力量方面不能不撤出了某些地區，特別是平原地區，而轉進山岳地區堅持鬥爭。例如東江縱隊不能不把一部份兵力轉移到紫金、河源、五華，及連平、和平的九連山區；又如南路人民解放軍便把主力轉移至粵桂邊的山大。過去大部份民主政權被搗毀了，民衆組織被打散了。但是

，人民軍隊並沒有被消滅。我們可以引証去年一月六日張發奎在香港各界歡迎會上兩段話爲証：「十日下午開過綏靖會議，但是任務始終未曾達成。要問幾時達成？我不敢騙同胞，要看政治組織能否臻健全，交通通訊有無保證。」（見去年一月七日華商報）

「所謂綏靖意思就是清剿奸匪，可惜他們善用游擊戰術，兵來匪去，飄忽無踪。所以東莞一帶，當局會策動大兵進攻，但有一個團進軍兩週，還未遇過一個奸匪打過一粒子彈。」（同上）這可見當時的廣東「剿匪」軍事的毫無收穫和「剿匪」統帥的缺乏信心了。

又看看張發奎的行轅工作報告中所列舉的「戰績」：「綜合一年來各區剿匪所得戰果，計擊斃匪五百餘人傷匪八百餘人，俘獲二百八十餘人，兩獲機槍八十九挺，步槍五六〇枝」（見今年一月七日廣州各報）按照國民黨一貫誇大作風，這個數字本身，應該大打折扣。但根據他們估計，各地的「奸匪」數在三萬五千人左右，那末就以張氏這「報告」來說，也就說明他們的所謂「肅清奸匪」的偉大計劃，是完全落空的。相反的，根據瓊崖地區的統計，去年上半年瓊崖縱隊在自衛戰爭中，國民黨軍傷亡二千五百人，被俘中校營長及副官以下官兵二百二十餘人；瓊崖縱隊傷亡四百五十餘人，被捕六十餘人。雙方比數爲三比一強。

三、

前年十月到十二月間廣東的內戰，是國民黨撕毀雙十協議，發動全國內戰的一環。但是在內戰主要戰場的華北，由于冀南豫北一役的覆沒，國民黨顯然輸了。如果沒有調動軍隊的時間，那麼他們已經不可繼續打下去了。這就出現了去

年一月十日的停戰令和政協會議。停戰令和政協會議，是國民黨在其內戰不利的時候，用以爭取時間，調動軍隊，取得外援，準備重新作戰；而在全國民主力量方面，則是堅持和平民主，在政治上爭取有利陣地，企圖通過政治妥協和平方式來達到實現民主的目的，減少人民的痛苦。但就在這個時候，國民黨在廣東則認爲是內戰仍然有利的地方，故此實行不願停戰令而繼續內戰。這就是停戰令下達後廣東國民黨局拒絕處的原因。這就說明了國民黨對停戰令，對和平的所謂「誠意」。直到今天，蔣介石還在最近幾次聲明中，把他的破壞停戰說做遵守停戰，把他的假意和談說做誠意和談，還在時不時玩弄「和平攻勢」，這對於我們黨「停戰」與「調處」在廣東的表現的人，真正滑稽之至！

去年一月停戰後的大勢既不同於停戰前的大勢，也不同於七月大打後的大勢。因此，在廣東方面，國民黨當局則認爲內戰仍然對他們有利，故此繼續進攻內戰，拒絕調處工作。但人民方面，由於全國大勢要在停戰令和政協會議的有利基礎上，力爭和平達到民主的實現，廣東的鬥爭便不能不是應該成爲全國和平運動的一環。因此，必就然要遵守停戰協議並力促其實現；後來又遵守北撤協議並力促其實現。

去年一月十日的停戰令，本應于一月底肅清廣東中共部隊，張發奎執行這個命令，繼續內戰。一月廿五日軍調部廣州執行小組（第八小組）抵穗，美方代表爲米勒上校，國民黨代表爲黃維勳少校，中共代表爲方方少將。廣州行營發言人于次日對記者發表談話：謂「粵桂兩省地區，除發現零星土匪散兵槍外，從未發現中共部隊，對

「調執此來甚感驚詫」。對第八小組工作不予協助，並通飭全市報紙禁載該組活動消息。一月十二日，張發奎在行營招待記者，鄭重聲明：「行營以未奉到轄區內有中共部隊番號駐地及人馬數目之通知，各方亦無此種情報，事實上粵境擾亂治安者，僅屬地方零星土匪及僞軍殘餘與逃亡日兵」（中央社電）。同時又謾稱「重慶最高當局未有把粵桂兩地包括在停火協定範圍以內」。東江縱隊付在戰場上被圍五十四軍三十六師師長李志融轉達張發奎所發之密令內稱：「委座停戰命令其執行範圍僅限於長江以北之地區；本轄區為維持地方治安，清剿土匪，仍稱繼續加緊實施，依限肅清」。用「清剿土匪」來掩飾內戰，用「停戰令僅適用於長江以北」來阻擋調處，這就是當時張發奎的兩張牌。由此，我們既看到張發奎之志在消滅人民力量的決心，也看到蔣介石對停戰和平之所謂「誠意」了。這個時期，廣東當局集中海陸空軍的全力，進攻東江縱隊在惠東實解放區之最後基地大鵬半島，企圖把東江縱隊打散了，或完全驅入荒僻山地理，就可以把停戰令和執行小組置之不顧。

張發奎的做法激起廣大人士的憤怒，和全國的注意。一月卅日，東江縱隊司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對廣東當局否認中共部隊存在的荒謬加以駁斥和抗議。接着，何香凝先生與民盟南總負責人通電呼籲和平，要求執行小組立即停止雙方衝突，並要求派員隨同執組出視察協助調處。二月十一日，香港基督教會暨何明華致電張發奎，請求「立即停止進攻東江區的愛國的中共軍隊」。星加坡、暹羅等地華僑函電交馳，呼籲停戰。在這種廣大人民和國際人士的正義呼聲底下，張發奎的拒絕調處實已理屈辭窮。此時，重慶三人

委員會及北平執行部亦電覆執行小組，指出月屬「中共領導下部隊有指揮負責人者」均在調處範圍之內，並承認廣東的中共部隊為東江縱隊，以曾生為指揮負責人。三人小組和執行部的這個指出，使張發奎的兩張牌都失效了，但他仍無悔改之心，一方面在說，東江縱隊是有的，但它無番號無紀律，不能承認為軍隊，抗戰時廣東是有過中共領導的游擊隊，但他們不是正規的武裝部隊。這已屬無法自圓其說，不能做拒絕調處的藉口，只不過是「死要臉子」，自己的無理謊說被揭穿無餘後，還在抵賴不認錯，臭官僚軍閥的無恥可見一斑。但他這時認為，只要執行小組和中共部隊接不上頭，那也無奈我何。因此執行小組在二月十八日出發東江視察，就被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自走一遭，作了一次「春季旅行」，仍然無法展開工作。之後，軍調部又電令東江縱隊派遺代表到廣州與執行小組聯絡，而廣東當局却不允保障代表安全，又成為不可克服之困難。三月九日，東江縱隊政委林平飛抵重慶，至此廣東停戰問題才由重慶三人小組獲得協議，並派出軍事代表團于三月卅日飛抵廣州處理，四月二日國共雙方成立了北撤協議。這個協議在重慶時的決定是「廣東和海南島的中共軍」均由美國協助運往山東。但到了廣州之後，由于張發奎之反對，北撤範圍變成海南島除外。

四月二日成立了北撤協議，到六月底才實現，其中原因是廣州行營不允許給予中共部隊的集中至登船過程的安全的具體保證，亦不允下停戰命令。而且內戰仍然一面進行，一面重新部署。保安副司令章鎮福，率保安第三、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團兵共五個團兵力，綏靖江南，一五三師則相當惠博樂河各縣的內戰軍事；粵北

方面，一三一師仍積極進攻，並動員江西國隊配合；老隆到梅坑一線，屯駐重兵一個師之衆，志在截擊東縱粵北支隊南下。然而東江縱隊為了貫徹協議，衝破困難，依靠自己，不依託所謂「保證」，遂議北撤。這之間，也完全顯露了廣東當局企圖以北撤協議騙木中共，來達到打擊中共的陰謀。但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廣東正規隊的新一軍、五十四軍、六十三軍都已調離廣東，開抵東北華北，而廣東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已大為減弱，因而在當他拚其全力還沒有能夠消滅了中共部隊，那麼在軍事力量削減之後就休再要想「滅得中共部隊，這就使得張發奎覺得東縱北撤倒還是算了。在內戰有利的時候便決不停戰，在內戰已經趨向不利的時候才讓協議付諸實行。這就是廣東國民黨當局對停戰及北撤問題上的態度。

因此，對東縱北撤認識為中共沒有力量堅持鬥爭，那是錯誤的。同樣，以為東縱北撤之後廣東就可以有了和平，也是錯誤的。東縱北撤；是為了貫徹中共當時以和平達到民主方針，這是全國人民利益的問題，這是部份的利益服從全體的利益的問題。

四、

東江縱隊北撤之後，廣東國民黨當局以血腥手段來恢復其反動統治的做法，無疑是更為積極了。張發奎在他的行轅工作報告中，認為去「夏秋數個月時間各地「治安」情形「均有進步」（海南島除外），指的就是這個時期。這就「國民黨的血腥統治出現一個短暫的表面穩定的時期。這個時期，廣東當局在軍事上的兩大任務，一是在原日各解放區進行「清鄉」，一是在瓊崖加強內戰。張發奎氏曾于此時東南西北四分飛

各處召開緩靖會議，表示其對於于效忠的眞誠。這個時期的特點，又是廣東的「緩靖」任務，由於正規軍的大部調走，已開始轉入由保安團隊爲主，從七月一日起由保安司令部負其全責。六月一日，保安司令部正副司令羅卓英、章鎮福召開全省治安會議，確定了全省緩靖計劃，他的辦法主要三點：一、建立各縣民衆自衛隊；二、積極推行保甲；三、實行聯剿、連保、連坐辦法。按照這個辦法，在向日解放區實施起來，那就是在「接收」了那裏人民政權之後，就要恢復那裏的土豪惡霸的統治，作爲國民黨統治的基層組織；幫助這些「土皇帝」建立武裝，作爲鎮壓人民的助手；實行「連保連坐」法，據章鎮福的解釋，是「一方面促使民衆切實互相連保，以清亂源，一方面則斬草除根，斷其蔓延」，意思即是用這個「株連九族」的屠殺政策，把一切過去參加抗日和民主工作的人民盡加屠戮。因此，原日解放區人民在內戰摧殘之後，又復雪上加霜；廣州行營所謂保證這些地區的生命財產安全，不過是一張廢紙！

這裏以東莞的梅塘鄉作爲一個例子：

「民主政權自然是摧毀了，却成立了漢奸土匪鄉公所，正鄉長賀連勝會勾結偽軍陷害過抗日的，副鄉長李寧以前是剪徑偷牛的土匪。漢奸土匪和徐東來狼狽爲奸，率率大者有三樣德政：一是殘殺民兵抗屬並抄家勒索；二是強收軍谷徵實徵購；三是壓迫農民繳還所減租息。……以前參加過抗日的民兵，爲了怕受抗日罪，個個遠離家鄉。一個民兵陳衍秀因無力在外謀生，冒險回家，第二天便遭殺害。不敢回家的，他的父母妻也

受逮捕問罪，有的豬牛給牽走了，有的家屋被拆光了，從前做過選民鄉長的翟錦榮先生（已病故）的母親被槍斃了。……徑口村二位紳耆黃子明（基督教傳教士）和黃湖日也給拉去弄死了。連那會贊助過創辦戰時中學的陳哲夫先生至今也不敢回鄉。」（見本報新八號：「梅塘血淚連綿」）

由此，我們可以想見，在東縱北撤後，廣東當局的「清鄉」是何等慘酷的作爲，而國民黨在那裏恢復的統治又是何等血腥的統治了！

國民黨當局的「清鄉」，目的是「斬草除根」，那麼他們對中共復員人員，當然得難放過，所謂「並不歧視」的保證，只是狗屁！

七月十七日，廣州行營發表公報謂奉「中央」命令舉行中共復員人員「集訓」，企圖搜捕中共復員人員，把他們關在集「營」裡。這個陰謀却落了空，除了截留了幾個之外，再把原日在各地監牢裡的「殘餘」政治犯集中起來，也不過三十餘人，這就使得張發奎大爲嘆惜。這些創，手們始終沒有明白：中共部隊是來自人民，一貫依靠人民的；他們有了人民的援助，決不會容易落在殺人犯的手裡。中共復員人員數目就有一萬多，他們生存在人民當中，他們並不是孤單的。

經過內戰，調處，北撤，「清鄉」，廣東本各地人民的鬥爭轉入潛伏狀態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走向表面穩定；這就是統治者所無限依賴的「夏秋幾個月期間」。然而在人民武裝堅持鬥爭的環境中，始終是個民主堡壘。

瓊崖內戰的大規模展開，是韓練成部四十六軍赴瓊「接收」，何應欽一月間親飛瓊崖指示後開始。廣東的內戰首領們對付瓊崖韓練成比之對付東縱還要傷腦筋一些。四十六軍從二月打到五月

，沒有收獲。五月中，張發奎親飛瓊崖，提出「政治瓦解和軍事殲滅並進」政策，也沒有結果。

七月中，羅卓英、章鎮福打氣，也沒有結果。八月中，四十六軍（改師）兩個師（改師旅）調赴瓊北，瓊崖內戰主力抽空，只留新十九師（改旅）駐守榆林港（該師最近亦已調走）。這就

忙殺了保安司令部，八月下旬，保安司令部章鎮福又親臨瓊島了，他率領過來的是三個保安總隊（原保安團），連原駐瓊崖的二個總隊，共爲五個團，並擬定九月一日開始全面「進剿」，後因

調兵阻滯，延至十月一日開始，以六個月分期進行「清剿」。瓊崖剿匪指揮所亦於九月一日成立，由省府辦公處主任蔡勤軍兼指揮官，蔡氏獨

掌軍政大權，實行大屠殺政策，他的部下楊東公然提出這樣的口號：「隨便殺死一百人，總會

有幾個是匪」。屠村慘劇便不斷演出了。毫無間，由於主力抽走，他們的所謂「全面清剿」就

只是壯壯胆子的鐮鼓，他們的屠殺政策只引起廣大人民的憤怒和堅決鬥爭。瓊崖軍隊不但沒有

被「清剿」掉，而且九月開始實行了自衛反擊，取得更大勝利，會攻入萬寧縣城及黎定市、陽

江市、那大市等重鎮，十二月廿七日于那大市附近，將保安第二總隊一個大隊擊潰，並殲滅其一個連全部。據十月七日上海新聞報載：自四十六

軍調走後，海南島已成爲人民武裝活動世界。照張發奎自己的話：海南島「清剿」工作，本人向極重視；但因剿匪部隊言語不通，地形不熟，剿匪進展，頗爲遲緩」。

五、

依靠武力屠殺政策，殺掉千萬萬人民之後，只能使人民屈服於一時，血是統治決無止治人

安之策，這是歷史統治者的悲哀，也是今天廣東統治者的悲哀。當去年十月，廣東各地「治安」問題嚴重的時候，一張廣州報紙在社論上面說：

「各地一致的要求，首先是治安，其次是治安，最後還是治安。……凶年不免死亡，凶歲子弟多暴。從而走險，無怪其然。治匪貴乎嚴刑峻法。但別一方面，民不畏死，必不能光是「以死懼之」。……十月八日廣州建國日報）結論是應使民衆有飯吃，有衣穿。」

這就道破了統治者的真相。廣東統治者對人民的屠殺政策，其目的是只許四大家族有飯吃，一席一席人民血肉的筵席吃個飽，却決不讓人民有飯吃、有衣穿。人民沒有飯吃的結果，便「從而走險，無怪其然」，便起來作不能以死懼之的反抗鬥爭，和統治者的血腥屠殺嚴刑峻法的政策拚個你死我活！一切歷史上的反動統治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從動搖，崩潰，到滅亡！

過去的內戰清鄉，種下了仇恨；徵實徵兵的慘復，加深了仇恨；過去的摧殘，人民沒有飯吃；恢復了徵兵徵實，人民更加沒希望有飯吃。這是蔣介石在七月開始的全面內戰政策，和廣東當局的全而支持內戰政策的必然結果。另一結果是過去從全副武裝鎮壓人民，取得一時的屈服；後來抽走了正規部隊，即是抽去了廣東當局的主要統治工具，於是人民的反抗就復燃了。血腥的統治開始動搖了，他們所留戀不置的「夏秋之間」，已經完結了。

從去年八月中，四十六師（原軍）調走後，廣東統治武力還有的是六十四師三個旅，八個保安警察總隊（原保安團），還可以借用的有賴南的一五二旅（原師）。他的分佈是：以五個保安

總隊應付瓊崖內戰，六十四師之一五九旅拱衛廣州，六十四師之一五六旅和一個保安隊鎮壓南路，一個保安總隊駐守東江，六十四師之一三一旅以一個團保護粵漢鐵路，一個團在北江之四會廣寧及小北江，一個團駐仁化，始興、曲江、翁源之一五一旅兼負。粵桂邊境綏靖區由會舉直省邊縣劃入統一指揮。粵閩邊境綏靖區由會舉直指揮。水陸交通防務，水道方面東江由梁桂平，北江由章雄，汀門由張平，西江由陸滿負責，翁源、英德、曲江三縣組聯防處護路。照當時行軍參謀處在全省行政專員治安座談會上（去年九月廿五日）所公佈的「匪情」，則有韓江千人，東江二千二百人，北江五百人，南路千四百人，海南島六千人，中區三角洲五百人。這裡所謂「匪」其中也有土匪，但大多數是武裝人民，而海南島方面則指的是瓊崖縱隊。就這個數字來看，還是相當浩大的，這使廣東當局痛感難於應付了。

去年十月，觸目驚心的是劫案頻傳，其中以各江河道及四邑三角洲為嚴重。據十月份不完全材料，被劫船渡在東江河道為三洲、海珠、冠東、復興、非洲、福星等五艘；廣州市橋之橋安及廣州官山之利樵輪，廣州新塘之天成輪，廣州兩陽之新利興輪，清遠之新宇宙輪，廣州梧州之穗昌等。劫案頻傳報告稱：匪仗護匪隊實力，必隨鞭長莫及。陸路交通治安以廣（州）、韶（關）、韶（關）與（寧）段以及廣（州）、化（化）段之三角插花地帶匪徒最兇。據「大化」代表通五橫寫，四邑「土匪如入無人之境，予取予携」。海興軍艦亦曾於此時在芒洲被人民武裝所俘。此時輿論紛紜，交口指責，都是治安問題，而廣東當局也為此而忙碌不堪。據去年十一月十四日香

港星島日報專訊中稱：「省軍政當局之意，或求治亂世用重典，飭令駐軍團隊放手做去」，意思即是放手殺人，因而「各地匪徒土劣劣紳區區鎮長被捕槍決者不少，匪黨被處死者甚多，高州各縣市一個月內平均在七十人以上」（見同上專訊）。這裡所指高州各地，其對象正是南路人民武裝，那麼所謂「匪匪」土劣實則開明士紳。由此可見，廣東當局的武力屠殺政策，要因其統治力量的削弱而更加瘋狂兇暴。

六十四師北調在去年十一月開始，至年初，它的最後一部份兵力，一個營和一個營，都走光了。填防部隊曾在報章出現過許多個師的番號，但實際上只有二〇五師（青年軍）一個旅部駐在曲江，其工作為訓練，並負責地方綏靖責任，而且在粵兵力僅為一個團。拱衛廣州之一五九旅撤調後，開來接替的是在蘇北嶺北大戰全部被毀後補充之六十九師之奇（已作無謂犧牲，現改由李榮充任）的殘餘部隊九十二旅（旅長艾賡），名為接防，實際不過是整訓。該旅旅長到省之日，即表示「兵力太少，責任太重」，沒有信心了。至原在南路「剿匪」的一五六旅，撤防後已沒有部隊接防。

正規部隊完全調走了，調回來的不是整訓就是殘兵。廣東當局為了彌補兵力空虛的致命弱點，首先就是擴編保安總隊作為綏靖的基幹兵力，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已將兩個保安總隊擴編完整，連前共十個總隊，最近還要增加。增訂的辦法是收羅土匪武裝，譬如已編竣的第九、第十兩總隊，便是從那些付武裝割捨民間收的土匪自衛隊為主。最近章領福出巡東江，任務即是收羅游雜土匪武裝。這種「以土匪維持治安」的辦法，就是他們非法的魚肉人民的行為變成「合法」化，

就可以表面上減少一下搶案的數目字，可以部分「安定」了國民黨的所謂「治安」，同時又可以利用他們平日欺壓老百姓的性情，以便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在統治者方面來說，這是一貫來的老作風，也是一種「一舉兩得」的辦法，無幾，善良的老百姓是更遭荼毒了。徐東來等的累年為禍東江，是顯例。

其次是加強各縣地方團隊，這個計劃也是在正規軍北調後一再着重的。自去年十月起，全省各縣市增加警察，由二萬五千人增至三萬二千人。同時通令將各縣警察改稱為保安警察，隸屬縣市公安局指揮，行轅並撥給槍二萬枝，加強武裝。最近又將各縣警察統由保安司令部及各區保安司令部指揮，準備認真用來協助「剿匪」。這種由各地就地征兵籌餉，又可供「進剿」之用的地方武力的擴大和統一指揮，是在財政困難不容易大量擴編基幹兵力的情形下的一種加強統治力量的辦法。

最後就是起用地方勢力了。地方系的游雜部隊在「接收」時期，命運不如偽軍遠甚。大部份偽軍被收編了，而雖曾有過若干反共功勞的游雜部隊却遭遣散。這就是廣東要澈底「中央化」的表現之一。可是到了廣東當局眼見自己兵力已捉襟見肘，緩靖辦法已山窮水盡的時候，就不能不改變方針，重行起用地方實力。去年十一月中旬宣佈組織「中區緩靖督導委員會」，派陸滿為主任委員，林小亞、周漢鈴、黃進榮、吳康楠、劉超常、歐陽侶等六人為委員，十二月一日正式成立，負責南、三、番、中、順、東、寶、增、從、花、新、台、開、恩、赤等十五縣的緩靖工作，各縣保警隊統由該會指揮，並召開過十五縣軍事科長參加的治安會議，建立各縣一清剿工作團

，組織五區聯防隊，定三個月為期「肅清匪患」，初期工作着重招撫。張發奎對這個委員會的看法，據說是「寄予莫大期待」。這之間，雖不免有「中央」與「地方」矛盾的存在，但對廣東統治者目前困難情況而言，不能不是一着重要的棋子，籌擬在其他各區亦同時進行。因為地方與中央縱有矛盾，這個矛盾有時可能減少其積極性，但他們由于切身利益關係，在對付當地人民的反抗上面，有時又要更加兇惡的。

以上就是廣東當局的緩靖軍事近況。究竟他的力量加強還是削弱呢？毫無疑問，他的力量是大大地減弱了，而且「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上層與下層之間的矛盾，今後將要發展起來，做成許多開隙。

廣東統治的動搖現象，表現於四個方面。第一是海南島方面中共領導下的瓊崖獨立縱隊的堅持鬥爭和勝利，這不但對於瓊崖人民的解放事業有決定作用，而且對整個廣東人民的鬥爭也是有鼓勵和幫助作用。第二

是原日解放區的中共復員人員被迫自衛結合人民，重新拿起武器，以他們過去八年抗戰的經驗，他們深知道現在應該怎樣做。第三，各地抗徵抗稅的鬥爭，今年初已開始出現武裝鬥爭形式，雖然今天還在萌芽狀態，還只是分散的，零星的，但隨着內戰持續，三徵政策，糧食恐慌等的災難加深，勢

必蔓延成燎原大火。第四，各地土匪活動，對這些土匪已不能用老眼光來看它。土匪產生的根源是農村破產，農民挺而走險。廣東各地向來存在着許多土匪，他們間或在破壞了統治者的「治安」，但也損害人民利益。這些土匪，在今天統治者採取「招撫」「收編」政策，特別是起用地方勢力以便利權絡控制之下，他們會逐漸變為統治者手下反人民的工具。但在三征交迫下的農村中，正不斷產生「迫上梁山」的人物，這些「土匪」，實際上就是反抗的農民，統治者對付他們也不是「招撫」而是「剿滅」，他們在政治教育之下，了解了正確的鬥爭道路和方法，了解了愛護人民和人民結合，他們就成為人民力量，他們是可以改造的。

廣東當局的血腥統治已呈顯動搖，人民的反抗力量正方興未艾；這是去年入冬以來的現實情勢。加強鬥爭力量，衝破黑暗樊籬，創造民主堡壘，結束血腥統治，直到民主自由、人民解放的新廣東的實現；這是每個廣東人民鬥爭的方向。

目錄

張發奎的「治安」談	社論	裁軍呢？擴軍呢？（國聯一週）	評論
人民決不束手待斃（張陸）	時評	驚心動魄的命運（廣一週）	項康
說「大救」（秋芬）	時評	米的悲劇（廣州通訊）	廣達
哀教育（方敏）	時評	「二五減租」的真相（廣西通訊）	陳樂
中國的乞乞科夫（崔明）	時評	我的不正確的羣衆觀點	高河
血腥統治的動搖	論	安總部公佈	
一年來廣東國民黨當局的一級	論	愛國自衛戰爭的幾項重要統計	
粵南之戰（國內一週）	論	十個月被擄將軍番號	
	論	俘獲將軍將級軍官名單	

國內一週

魯南之戰

崔 崑

這一週中，美軍撤滅的拖延，使人愈看愈發狐疑；改組政府的把戲雖然國民黨聲言最遲也待不到三月，但進行情形還是難測；而國內外人士的目光都集中到魯南戰場上了。

蔣軍的魯南攻勢正是與國民黨的「和談」姿態同時佈置的，去月十六日他們經由司徒雷登向中共提出「和平方案」，而十七日蔣介石即令其參謀總長陳誠由鄭州趕赴徐州督戰，所謂「和談」真相，於此最後揭穿。在此時間，國民黨還囑使所謂「聞人」王曉籟等發出「呼籲和平」的「運動」。然而和平應該向誰去要求，事實已多麼清楚呢！

蔣介石在此次攻勢中投入了二十萬兵力，幾乎把冀魯豫和蘇皖兩戰場上能抽掉的部隊，大部集結到了魯南。敵對人表示，魯南之戰是生死攸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蔣介石也在二日與四日先後親到徐州鄭州佈置進攻，依照蔣介石過去的歷史規律，凡是他親自出馬指揮作戰的時候，就是戰局最危險的時候。可見蔣介石又走到了一個新的關口。

為甚麼蔣介石要孤注一擲，冒一次大險呢？我們很自然的想起，這次魯南攻勢是第二次發動的了。第一次攻勢的被粉碎，曾遭到向城，卡莊，蘭陵一線的大殲滅，一直從臨城垮到棗莊，又在棗莊垮下來。從最高指揮官馬勵武以下，包括全國唯一的「快速縱隊」在內，一共損失五萬多人，魯南僅佔區大部被第四軍收復。這不但全國震動，美英也震動起來。人民和民主份子因此對鬥爭前途信心更堅；一些落水動搖人物也要為之弄得趨趨不前，心大小；而美國方面就會覺得蔣介石之不行想不到竟至於這個地步。所以，他的拚命要在魯南發動第二次攻勢，認為是「生死攸關」，就不外是打給美國主子看看，換一句「頂好」！另外則是，對於被人民勝利嚇驚了的準備參加政府的人物，定定神魂。

由於這場仗既是「生死攸關」，所以蔣介石不但在軍事上使用了

全力，而且在宣傳上也使用全力。自上月廿六日開始北犯以來，蔣記宣傳機關就不斷的大事渲染。為了宣傳他的攻勢之大之勝，首先說他是粉碎了中共對徐州的「鉗形攻勢」而開始自己的攻勢，並特別宣傳那關舉「投誠」所起的「作用」。在了解中共軍事戰略的人，當然會明白所謂「徐州攻勢」的失實，而那關舉的三番四覆，背叛人民和自己的部下的行為，並不受中共所重視；據美聯社十一日電，南京官方宣佈蔣氏已在戰場被中共俘獲，他的「作用」也就只如此。蔣記宣傳機關自己捏造戰果，虛張聲勢，不是說陳毅部只有「投降」，就是說只有「逃竄」，這完全是黑夜走路大聲叫喚，只是為了給自己壯胆。事實上蔣軍過鄭城後即不敢冒險前進，中央社到本月四日也不能不承認是「相持狀態」了。美聯社也看到蔣軍如再前進，「難免有大抵抗」。中央社自己報導，六、七兩日，城東南方已發生激戰，大概他們已初步嘗到抵抗的味道了。南京中央廣播電台曾經造謠說臨沂已發生巷戰，但八日合衆社却由南京發出電訊稱：「官方消息亦稱政府軍已進入臨沂，正在巷戰的謠言，尚嫌過早」。

其實此次蔣軍四路齊頭並進，步步為營，前進遲緩，左瞻右顧，已備早他們因屢屢受過人民解放軍的殲滅打擊，士氣已經十分消沉，將領們缺乏信心，如履薄冰，人人自危，至顯出欲行又止的窘態。加上此次集結全力進攻，後方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徐州以南的廣大地區兵力單薄，劉伯承將軍麾下大軍途橫跨臨海路，進入豫東皖北，自上月卅月迄本月二日連續收復柘城、大康、杞縣、陳邑、毫縣五城，僅原邑、毫縣兩戰戰果，即殲滅蔣軍六千人。蔣軍至此實行挖肉補瘡，從大名一帶調回第五軍和七十五師等部，中共軍遂相繼收復大名內黃兩城。現蔣軍在魯南攻勢中正遭着重大困難，而他們的奪取鄭州打通平漢線的攻勢却先行瓦解了。蔣軍的顧此失彼的窘態，在此又暴露無遺了。

現在王耀武指揮下的蔣軍十二軍守義部於七日便佔萊蕪城，企圖掩護魯南攻勢，但他對於膠濟路沿線的新四軍會對他如何安排，也就是大費躊躇的事。

(二月十一日)



裁

軍

呢

？

擴

軍

呢

？

舒翰

周一際國

去年十二月聯合國大會上，蘇聯提出裁軍案獲得順利通過後，美國就深感不安，軍事和外交當局甚至杜魯門總統自己，一再表示：美國的裁軍，必須在美國認為聯合國集體安全制度建立之後，意思是說，你們大家先裁了，我們美國再看。實際上是不願意裁，「實施普遍軍訓」已成爲杜魯門政府今年要政之一。但是，既不敢公然說「美國決不裁軍」，那麼祇好想盡方法來拖延，先則要求延期討論，再則要把原子彈管制，德日和約，聯合國警察等一齊扯進去，使問題趨於複雜，吵來吵去，毫無結果，這樣把裁軍案拖下去，也就

是美國的目的達到了。

安全理事會四日接到美的新方案，共有三點：(一)成立裁軍委員會，擬訂實際方案，以執行裁軍的議案；(二)成立安全理事會會員國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以確定裁軍委員會的責任，及其與原子能委員會和軍事參謀團的關係；(三)安理會下次會議，就應開始考慮原子能委員會的報告，尤應參照其中關於原子能控制的條款。這個所謂新方案，其實毫無「新」的內容可言，蘇代表葛羅米柯指出：第一點蘇聯早已提出；第二點所說責任與關係，在安全理事會所正式通過的聯合國大會決議案中，也已明白規定了；第三點原子能委員會報告已經列入安理會議程。澳洲代表對葛氏意見，極表贊同。那麼美國提出這個方案有什麼意思呢？一個字，拖！把問題重復來重復去，拖下去就是「沒結果是預料得到的。五日的六國「非正式」會，美代表奧斯汀又把原子能管制問題放在第一位，離題愈來愈遠，這真是要把一切裁軍行動拖延三個月了。

美國極力拖，蘇聯却一再讓步，希望能得到妥協，迅速地真正進行裁軍，使世界和平獲得切實的保證。法國曾提議，立即討論普遍裁軍，並儘快研究怎樣管制原子能，要求安理會各理事國，在一月內提出關於裁軍可能性的報告，這可以是以對美國讓步的折衷意見，蘇聯接受了法國的建議作爲討論基礎，即在裁軍案之前儘快討論原子能問題，說明蘇聯爲了世界和平，對美國的無理取鬧，委曲求全。裁軍案本是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的決議案，也是安全理事會一致通過並要求迅速執行的決議案，而在商量怎樣做的時候，美國却極力刁難，這顯然不是爲了和平的態度。

那麼美國的態度究竟是甚麼呢？新任國務卿馬歇爾在七日的就職後首次記者招待會上，有所說明。第一，他強調祇有等待所有和約都簽字之後，才談得上裁軍，而且，在討論裁軍之前，又必須解決原子能管制問題；第二，美國必須實行普遍軍訓，以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馬歇爾對此特別着重說，這是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礎。）；第三，美國將於十七日向安理會提出，把前日本委任統治地交給美國作「戰後」託治，將不願在澳蘇三國的反對，毅然採取這個行動。

馬歇爾的這一談話，露骨地表明了美國不要裁軍，而要擴軍。第一，他把裁軍問題更拖下去。現自德奧和約還在初步草擬階段，等到德奧和約正式完成之後，再進行對日和約，這樣，半年之內休想談裁軍問題。至於原子能管制問題，照常理來說，原子能的秘密，現在是由美國獨佔着，這既然是一偉大的破壞力量，那麼爲甚麼別人不能，而偏偏你美國要急於解決呢？這正是美國外交上自以爲「奇貨可居」的一件法寶。你要我把原子彈交給國際管制嗎？好，你得這樣，那樣，一大套，也就是屈服於他的原子武器之下；你要我把原子能交給國際管制嗎？好，我這祇有一個計劃，你一定得同意這計劃，否則不幹，橫豎原子彈在我手裡。美國現在就是在把這東西來對一切國際問題討價還價。第一與第二兩點，則明明目張阻地要求擴軍。要求獨霸太平洋，就好像對日作戰是美國一國打的，甚至不願英蘇等國的反對，還是要做，這種氣勢兇兇的樣子，與過去法西斯國家的「領土要求」又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在美國反對裁軍，進行擴軍的形勢下，安理會的裁軍案六人小組，自然要擱淺了。現在已不得不把這問題重新交回安理會去討論。但是，有件事必須注意的，就是：正因爲蘇聯努力和平，一

再讓步，已經獲得法國、澳洲等國的支持，反過來，美國則堅持獨霸世界的政策，因而外交上愈來愈孤立，這種趨勢，往後的發展，將更加明顯。各國人民要求和平，蘇軍並且積極復員，四日又宣佈第五批復員令，以從事於社會主義的和平建設。裁軍問題固然由於美國的破壞而不能順利進行，但當她在國際上陷於孤立，而國內人民羣起反對的時候，她不能不有所考慮。

意大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及芬蘭的五國和約，已於十日在巴黎簽字，正式結束了她們與二十個同盟的戰爭狀態，東南歐的和平，已奠定了基礎。對奧和約在外次會議中已有許多協議，對德和約雖正在激烈爭論階段，但由於烏克蘭（七日）與白俄羅斯（九日）的先後建議意見，漸有接近的可能。事實上德奧問題的解決，都有波茨坦會議的原則可做依據，如果英美能遵照波茨坦的原則，就不會有大的紛歧。預料下月中旬莫斯科四外長會議之前，德奧和約定會有重要的結果。這樣，西歐的和平基礎，也不是不能建立的。世界祇有向和平之途前進，那麼美國是裁軍呢？還是擴軍呢？

（二月十日晚）

驚心動魄的金融米價項康

連日來廣州金融的急激波動和米價的飛速狂漲，已達空前嚴重的程度。十一日廣州金融市場已因當局干涉和若干行號的倒閉而停止買賣，金價最高漲至一百六十萬，港幣漲至三千五百元，只有買入無人賣出。同日上午米每担炒至廿六萬元。（十一日星島日報），零售每百元僅得三錢。一切貨物都已沒有了正價，商人每賣出一貨，即馬上買回他貨存貯，不敢再把鈔票留在手裡，有些則把貨物留著不肯放手，市面商場，已呈混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見十一日建國日報）。

這次金融物價的波動是全國性的，其直接起因是巨額大關金的發行，和變相提高外匯牌價一倍的「出口結匯津貼辦法」之宣佈。而這次的通貨大最增發和國幣折半貶值又適在蔣介石魯南大敗之時。

本來國幣跌米價起，理所必然，但是這次米價，漲是漲在廣東民間存糧已告枯竭的基本原因之上的，報上也指出：「查其原因，緣政

府恢復和實後，各屬農民須繳納糧谷，已無多大存貯，」（見八日七十二行商報），而外圍各縣市米價報起均在廣州之先，廣州米價高唱入雲而米糧進市絕不多見，也就是最明顯的証據。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

其次，在這次金融波動和米價狂漲當中，人心的悲怨浮動充份反映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背離，所有過去這對這個惡政府存著絲毫幻想的，在此飢餓死亡的威脅之下，都或多或少地覺得它不可能繼續統治下去，也不能讓它就這樣子統治下去了。建國日報問：「國家要不要人民呢？究竟作何打算？」（八日社論）前鋒日報也悲觀地說：「一如最近一週來的瘋狂暴漲，恐不久的將來，貨幣價值會慘跌到如光復後債券一樣的不值錢，到那時貨幣雖不形同廢紙，其與當日德國馬克情形相去幾何！」（十一日社論）越華報也不能自己地比譬目前狀態的繼續，「將有甚於民廿六年南京陷落時所遭遇大屠殺的慘況」，「將不知引起若何嚴重後果！」（十一日社論）同時也無人不知挽救之道在於馬上停止內戰，實現真正的和平，「歸根究底，解決的辦法在於緊縮通貨，但要緊縮通貨，則不能不先求政治的和平與政費的減少。這是唯一根本辦法，釜底抽

薪，至此才可以把問題總解決」。（建國日報）甚至連中山日報也承認：「只有趕快結束目前內軍事狀態，然後經濟的危機才有可能解決」。（十日社論）。

因此可以預料：目前所見到的嚴重程度還要發展增加的，「本省缺糧特甚，現在距青黃不接時期還有三四個月，而糧荒却已提早實現，將來如何得了？」（八日前鋒日報）廣東的國民黨當局還在拚死執行南京「中央」的三征政策，現在開始於中心城市的糧食經濟危機，必然很快就要波及到農村去的，那時是農村到城市的大混亂的到來；第二，蔣介石決不會對此危機就臨崖勒馬，他還要把舉國民軍作孤注一擲的，在廣東，章鐘福蔡廷鍇，不是正在收集民糧，勸刀兵屠殺人民麼，當他們軍力上再失利，經濟的危機再加深，政治的危機也就跟着到來了。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四大家族的這個「前途」，在此糧食經濟危機中愈加明顯了。一切民主戰士們對慘酷的現實，緊張努力地工作，準備和廣大人民一道為結束這悲慘的日子而鬥爭吧！

（二月十一日）

◆ 週一東廣 ◆

悲劇的米

譚遂

廣州米價的狂漲，開始於三日的早晨。

東關穀市在曉色微明中，首先傳來漲訊，外圍各穀米產地底疏市渴的消息，迷不過經紀人的尖耳朵，米賣的聲音比電流還快，片刻就傳到糧食市場管理處來了。

米糧市場裡人羣簇擁，喧嘩叫嚷的噪音鬧成一片，宣佈開市了，却霎地靜默下來，沒有一個人開聲。入場穀商都各懷鬼胎，心知外國米價不斷漲起，如果按定米價吧，馬上會搶購清光，自己抱了大堆鈔票回去，再不能把同等數量的穀米買回來了；如果先把價錢提高呢，又怕受到官方的詰責，所以等呀等的，還是不能開盤，那些米等者購米的便嘩然哄動起來。

糧管處派去監督開盤的人員作不得主，只好急急跑去請示。該處主任吳炳南迫得親自找了糧食公會的當事人來，決定把公價提高五百元，可是賣的那種肯吃虧？當日，就在陷於交易停頓的情形下散市了。

四日那天，米糧市場再在田糧處的一個科長和糧管處主任到場監視之下開市。市場內到的人數驟然增加，萬頭攢動，熱鬧為過去所未見。還限不限公價呢？再限公價，交易無成，整個米糧市場就要關起門來了。預慮的結果，官方的管制自行宣告潰敗了！「准許糧商自由開盤！」

批發商一開出米價，千數百個零售商爭着下手，五萬九，六萬，六萬四，六萬六千八……不一會就搶個清光。

這樣，米價就被金價牽了鼻子，像山洪爆發，洶湧澎湃，橫掃市區，七萬，八萬，十一萬，十二萬，十三萬，廿六萬……完全失去了固定的市價。炒友一小時前七萬元買入八萬元放出每担賺了一萬元，哈哈笑口才合攏了，電話裡正待問價炒入，九萬元了！兩眼一睜，他已經多了鈔票却少了穀米。零售商學了乖，再不把價錢寫在米籠上，這就出現了新奇的名稱，有「米皇」更有「皇上皇」。買米的改為百元起碼，稱米的也有壓「出現了。被糧管處認為有囤積之嫌，限制了購穀的數量之後，三百多家米棧，多數自願忍受每天虧折廿萬元的損失，停工休息。

糧政當局弄昏了頭腦，怨天尤人，一時說米貴是罪在私農，

「二五減租」的真相

(廣西通訊)

陳樂

XX先生：

像你所已經知道的一樣，我現在已經是「官」班中的一員了，我的工作部門是一個縣政府裏面的地政科，主要的工作僅有一種，那就是為這兒的老百姓所厭惡惡聞的「二五減租」，如果打起官腔即是推行「土地法耕地租用條款」。

我到職不久。到職那天，縣長大老爺召見了我，向我訓話說「二五減租如何重要；如何是本省目前最中心的行政；如何人民對本黨頗多不滿，如何要挽回人心；如何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如何共產黨在其「侵佔區」內實行了土地改革，如何我們國民黨也要改革給人們看，給世界人看看國民黨也居然能革命；如何……便是這樣我榮膺了「經濟民主化」的先鋒，為我們的黨老旋乾轉坤。

回到科裡，我檢了一大堆像煞有介事的公文，諸如「蔣主席手令二五減租限於本年秋收以前一律辦竣，否則以抗命論處」之類。我帶着初進辦公室的心情覺得那事情真是非同小可，你看多麼嚴重：「一律」「抗命論處」！那時候已經是時維十月序屬秋收了，而我們

却連印「二五減租換立新約」的租約的鑿氣還沒有，這叫我何不着急？於是我跑去問科長：

「還未開始印租約嗎？」

「不忙」他正沉住氣打算盤研究諸葛神數，「現在府裡很難墊出這筆錢，我看還來得及報銷的。」既然長官說不忙，我也心安理得起來了。

辦公廳裡的日子雖然過得慢，但總算到了年底了。我心驚胆戰地等著的「諭處」終於沒有來，只來了一個寬限的命令，說是限於年底辦竣。我覺得很好笑，既然「一律以抗命論處」於先，何必寬限於後？

但是公事總是要辦的，於是我便被派下鄉，除了推行二五減租換立新約之外，還附帶了一個「補辦上年因免賦再減租四分之一」的任務，規定要親自把租約登記簿帶回來，「以便彙呈」。

最初我自己是相當認真的，按照着「官規」把村街長召來，先要他們具結（照理應該是辦完才具結）再向他們解釋實行二五減租如何如何，然後再定下時間，叫他們召集地主和佃農到村公所由我督導立

因為他們大量私運出口；一時又怪奸商，說米貴只由于囤積居奇。零售商購糧存積舉行登記，召集地方官員會議封鎖米糧出口的「辦法」都聊勝於無地定下來了。

到底市內存糧的「底」還有多少呢？有人這麼一問，也有人作出統計來了：

「綜合各米行糧商存糧，現存米額四百一十六萬二千市斤，谷類一千二百五十四萬二千市斤，粳米成米以六折計算，實存米一千二百餘萬市斤而已！」（四日越華報）

廣州市民至少一百二十萬，每人平均僅得十市斤，不敷十日食用。多可怕呵！那末政府開放谷倉，把存糧發放吧，市民都知道政府的倉裏大把谷米，只要它肯拿出來。但是，那些要留作軍糧，難個官員有冒殺頭之險的胆量？

自然，挨餓的不會是張發奎羅卓英等大官員，他們在勝利大廈裡紅光滿面地喝雞尾酒。

苦的是窮苦的老百姓，市內八間平民食堂的門前，寒風侵骨下，幾千老幼在那裏擺成三四十丈的長蛇陣，當宣佈售飯時間已過時，他們在哀哀地哭泣悲呼。

苦的是工人店員，做散工的早上購好了價錢，晚上拿去糶米已經不足一飽，做長工的當店員的你不嫌薪金微薄，廠主老板也要緊縮裁員了，於是只好失業街頭。

苦的是公教人員，月薪十數萬元只能買到半担米，家裡的父母妻兒望着爐灶無煙。

倔強的野孩子拿了小刀在公園前和六二三路實行搶米了。

米！威脅着廣州每一個人的生存，悲劇現在不斷的出演着。

廣州通訊

二月十一

約。我預料：即使地主不來，佃農也不會放過自己的利益。但事實立刻證明了我的想法的錯誤，在我所到的四鄉六十餘村中，能開成助村民大會的只佔二%。人民對我們這「兩個口」的人物絲毫不理。

這原因是不難明白的：國民黨政府幾年來的搜刮政策！使「村民大會」成爲人民的眼中釘。「非錢即要人，有甚麼會可開！」開會時往往是村長演獨脚戲，把議案寫到簿子上通知各民戶完畢。在鄉村，我不獨到處沒人理睬，就連吃

飯也被抵制得大成問題。

我幾乎把事情弄僵，回去不能報銷那確是最致命的「飯碗問題」。我只好改換了工作方法，首先我要弄明白佃農爲甚麼不肯立約，是不是害怕地主的權勢？於是我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我得了如下的結論：

(一)佃農不肯立約不是害怕地主而是害怕政府。政府所允許的減租保佃的保證，並沒有取得佃農們的信任。因爲對於這個政府的「諾言」，人民早已以「車大砲」視之。而立約減租之後地主撒個，叫他們到那裡去伸訴？靠什麼吃飯？當我進行向他們說服時，他們一律是一句話：「我們見多了！」他們寧願忍受高地租的剝削而不敢嘗試失耕的味道。

(二)地主們不肯立約，其原因是在一般的預料之中的，即是把利益死抱着不改，而政府對於這些有權有勢的人物又是表面嚴厲而骨子裡縱容。因爲我們縣政府的什麼長之流多是腦滿腸肥的財主佬，佃農們踏進他們的門檻尙且心驚膽戰，那裡有勇氣拿租約要他們減租？

於是我的工作也變得更加敷衍，我交帶了村長們兩個原則：(一)允許主佃雙方按舊租額立約，照應着舊租額和減租標準算出產量，(二)必要時甚至先登記後立約，

把租約登記簿交我拿回去再說，並且給村長立了期限，依限辦竣，至於登記之後是否立約，約裏內容如何，登記簿是否捏造，我是無庸過問，我的上司也不會爲此操心的。這樣我們的目的都達到了，地主和鄉村長——應付；我和我的上司——報銷。於是卅六年一月十四日的大公報登了出來：

「農林部公佈：推行「五減租」以廣西成績最佳！」

變戲法的人當然知道戲法是騙人的，但是不管怎樣，我的大老板是必受洋老 誇獎無疑；而我的小老板也必蒙大老 的稱許；至於我，我只想起一句話：「既然不痛不癢，何必多此一舉？」其實說，人民對於我們沒有半點好感，因爲連這樣進步的利民政策，一到我們手上，也變成找人民的麻煩的擾民政策，江湖佬的口頭禪是對內：「大把戲耍毡，小把戲耍扇，無毡 扇，神仙也難變。」——既然無毡無扇，明知戲法變不成，何必要 噴天招徠呢？

覆水不能收回，失去的人心也是無法挽回的——先生，這便是我們這兒「原封不動」式的「二五減租」的故事。



我細細反省起自己過去的各種不正確的羣衆觀點，想起了因這些不正確的觀點而產生的在羣衆工作中的錯誤傾向和遭受的失敗。顯然的，沒有正確的羣衆觀點，就不會有正確的羣衆工作作風，就不可能走正確的羣衆路線，工作就要遭到失敗。

「播種人」？

我從前住在農村，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是很苦痛的。「我同情」他們，「哀憐」他們。我當時想：他們竟能這樣永遠苦下去，子子孫孫永遠苦下去，不想站立起來麼？他們竟能安於自己這種苦痛的

我的不正確的

命運而不想把套在自己的鐵錘打碎麼？他們是多末「善良」而值得「憐憫」啊！我這樣想着：我應該是這些農村的革命的「播種人」呀，我應是一個先知先

覺了的「播種人」。於是，我就自以爲一個高高在上的「播種人」的身份，低下頭來「散播革命的種子」了。我並且寫了一首很長的「播種人之歌」的詩，我是要像這詩裡所說的一切去「喚醒」人民羣衆的。那就是我當時的詩人似的美麗的空想，小資產階級的空想。

不消說：我這個空想是要失敗的。我播下去的「種子」沒有發芽，自然也不會開花，結果。我爲什麼不去和農民羣衆談話，多聽聽他們的意見，聽聽他們的呼聲，看看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情，倒先憑了我的自己的直覺，憑了我的自己的主觀，去向農民羣衆說一頓教，於是「散播起革命種子」來了。

我是站在農民和羣衆之上，以「解放者」自居，不是結合於農民羣衆之中，當作他們的一員，因此，不去向農民羣衆請教，不去給他們當小學生，不從羣衆中間來，就看不見人民羣衆的革命要求，看不見革命種子就存在人民羣衆的自身，就要把自己當成高高在上的「播種人」去向人民羣衆說教，錯誤就要發生。不去給人民羣衆當小學生

，就看不見羣衆自覺的與自動的革命性，就不懂得人民羣衆的革命創造力，也就不會去啓發人民羣衆的自覺與自動，就不會去啓發人民羣衆的創造力。

「劫火者」？

恩賜革命和代替羣衆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是不對的，然而這個思想竟在一個相當時期對於我起了支配作用。

我從一本古典文學作品裡讀過了「劫火者」的故事之後，我就被這個故事深深的感動了。我就想，我要立志做一個普洛米修斯，要從黑暗專制的宙斯那兒給人民羣衆偷來寶貴的火種，不管遭受到任何殘酷的刑罰。

像我這樣不怕犧牲，這種「堅定」的革命意志，難道不是很好麼？於是，自己就立志要做一個「劫火」的「英雄」。於是，我就努力地去做我的「偉大」的英雄事業，我要建立革命「功勳」。我有兩條腿，我就不停的奔跑，我有一張嘴，談起來就是一番大道理。我匹馬單身，去衝鋒陷陣，我要爲中國人民羣衆爭取光明。

延安總部公佈

七個月被殲

蔣軍番號

（新華社）延安總部公佈人民解放軍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底七個月愛國自衛戰爭中，共殲滅進犯將軍五十六個旅之番號如下（有重複番號者係全部被殲後又補充起來而復遭殲滅者）。

（一）第一期（去年七月至十月）營以上被殲者合計三十二個旅，計：

（甲）旅以上就殲者爲整一師之第一旅，整一師之第二旅，整一師之第三旅，整一師之第四旅，整一師之第五旅，整一師之第六旅，整一師之第七旅，整一師之第八旅，整一師之第九旅，整一師之第十旅，整一師之第十一旅，整一師之第十二旅，整一師之第十三旅，整一師之第十四旅，整一師之第十五旅，整一師之第十六旅，整一師之第十七旅，整一師之第十八旅，整一師之第十九旅，整一師之第二十旅，整一師之第二十一旅，整一師之第二十二旅，整一師之第二十三旅，整一師之第二十四旅，整一師之第二十五旅，整一師之第二十六旅，整一師之第二十七旅，整一師之第二十八旅，整一師之第二十九旅，整一師之第三十旅，整一師之第三十一旅，整一師之第三十二旅，整一師之第三十三旅，整一師之第三十四旅，整一師之第三十五旅，整一師之第三十六旅，整一師之第三十七旅，整一師之第三十八旅，整一師之第三十九旅，整一師之第四十旅，整一師之第四十一旅，整一師之第四十二旅，整一師之第四十三旅，整一師之第四十四旅，整一師之第四十五旅，整一師之第四十六旅，整一師之第四十七旅，整一師之第四十八旅，整一師之第四十九旅，整一師之第五十旅，整一師之第五十一旅，整一師之第五十二旅，整一師之第五十三旅，整一師之第五十四旅，整一師之第五十五旅，整一師之第五十六旅，整一師之第五十七旅，整一師之第五十八旅，整一師之第五十九旅，整一師之第六十旅，整一師之第六十一旅，整一師之第六十二旅，整一師之第六十三旅，整一師之第六十四旅，整一師之第六十五旅，整一師之第六十六旅，整一師之第六十七旅，整一師之第六十八旅，整一師之第六十九旅，整一師之第七十旅，整一師之第七十一旅，整一師之第七十二旅，整一師之第七十三旅，整一師之第七十四旅，整一師之第七十五旅，整一師之第七十六旅，整一師之第七十七旅，整一師之第七十八旅，整一師之第七十九旅，整一師之第八十旅，整一師之第八十一旅，整一師之第八十二旅，整一師之第八十三旅，整一師之第八十四旅，整一師之第八十五旅，整一師之第八十六旅，整一師之第八十七旅，整一師之第八十八旅，整一師之第八十九旅，整一師之第九十旅，整一師之第九十一旅，整一師之第九十二旅，整一師之第九十三旅，整一師之第九十四旅，整一師之第九十五旅，整一師之第九十六旅，整一師之第九十七旅，整一師之第九十八旅，整一師之第九十九旅，整一師之第一百旅。

（乙）團以上就殲者計：（A）每旅被殲各兩個團者爲第一八一、第四十七、第一二七、第一七三、第一九二、第五十一、第五十七、七個旅。（B）每旅被殲各兩個團者爲第一九八、第一〇九、第二二二、第六十九、四個師。（C）每師被殲一個團又一個營者爲第三十六師及四十三師。（D）每旅中城殲各一個團者爲第七十四、第二十九、第十一、第十七、第一六七、第九十、第一〇八、第五十八、第一一一、第一三二、十個旅。（E）每師被殲一團者爲第四十五、第八、二〇七、暫十八、暫三十八、暫四十四、榮譽第一師、新一師，八個師。

羣衆觀點

· 河高 ·

我參加了「一次羣衆鬥爭」。羣衆爲了爭取紅色的解放，起來了一個全而性的怠工運動。這是羣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自動起來抗議的鬥爭。你看，我這位「英雄

吉訶德。我們喜歡文學的朋友也不止一次嘲笑過這位可憐的「騎士」。當吉訶德乘了賊足的羅吉南時，率領了他的忠實的僕從山差去進攻那一羣山羊，要去「解放」那苦痛的牧童，因而被牧場主人率領的人馬打得頭破臉腫的時候，我們禁不住放下書來發笑：世界上難道真有這種半瘋癲的人麼？然而今天想起來，吉訶德不僅還活在人間，而且還鑽進了我們的腦子裡，作起怪來了。正如像吉訶德一樣，顯然地，我是把個人的力量估計得太高了。以爲自己真是勇不可當的「騎士」，是了不得的「英雄」，而敵人不過只是一群軟弱的山羊，只要憑自己一鼓作氣，山羊一定會被打敗，牧童一定會得到解放的。

包打天下的作法的結果，必完全脫離羣衆。往往是一包失天下」的。即使有時能得部份成功，也因爲不是從提高羣衆的政治覺悟程度，沒有啓發羣衆的自覺和創造力，對於革命也就沒有多大益處。爲什麼「有價種包打天下」的作風呢！那就是個人英雄主義在作怪。個人英雄主義，就看不起羣衆，就忽視羣衆的力量；個人英雄主義，就誇大自己，誇大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在鬥爭的實際生活中，就不肯去和羣衆結合，不屑去和羣衆結合，這是第一。其次，個人英雄主義與風頭主義又是分不開的。它處處要表現自己，要在羣衆面前誇耀自己的了不得，因此，就不肯和羣衆合起來幹，更不會虛心向羣衆學習，結果必完全脫離羣衆。

「怎麼樣？我不從政治上去指導羣衆，不從鬥爭中去團結羣衆，教育羣衆，提高羣衆，不去和羣衆密切的結合，而是在羣衆大會上顯身手，演說了一大通，對當局指摘了一通。雖然我這些演說鼓動了羣衆的鬥爭情緒，博得了不少的掌聲，雖然鬥爭終於獲得勝利。但當羣衆的情緒冷了下去的時候，當局對於我的壓力來了，我站不住腳了。看啊，我這「英雄好漢」也不得不溜之大吉了。包打天下的下場就是這樣。

「堂·吉訶德」！

賽萬提斯曾經無情的諷刺了自命是「偉大騎士」的堂·

正報週刊

編輯出版者：正報社
督印兼發行人：李超
總發行所：正報社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卅三號
洛興行二樓
經售：本港外埠各書店
本期定價：港幣六毫

◀ 逢星期六出版 ▶

(丙)營以上就編者計：(A)每師或每旅各被編兩個營者爲第三十六、第二十一、暫十一、暫四十一、十四、五個師，及第十一旅。(B)每師或每旅被編一個營者爲暫二十二、第九十六、第一一二、第一四二、第五十七、第五十、第六十八、第七十二、八個師，及第七十八旅。

(二)第二期(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營以上被編者合計二十四個旅，計：

(甲)旅以上就編者爲第四十一師之第一〇四旅，整六十八師之第一九旅，整三十師之第六十七旅，整二十六師之第四十一、四十四、及一六九共三個旅，整五十七師之預三旅，整二十八師之八十旅、整十一師之一、三旅及一四旅，整七十師之一四〇旅，以及五十二軍之二十五師。

(乙)團以上就編者計：(A)每師或每旅被編兩個團者爲第一二五、第一七一兩個旅，及第六十九師。(B)每旅被編一個團及兩個營者爲第六十二旅及第一三〇旅。(C)每師被編一個團及一個營者爲暫四十五師。(D)每師或每旅被編一個團者爲第五十五、第八十、第十九、第三十三、第一八一、第八十一、第二十一、與新十旅、八個旅，及第一六三、第五十、第三十八、第四十六、第十五、五個師，以及編兵第五團全部。

(丙)營以上就編者計：(A)每旅每師各被編兩個營者爲第一五四、第一六〇、第一一八、第六十一、第七十四、第一四三、第一二三、七個旅，及第一九五師及第三十二師，兩個師。(B)每旅每師各被編一個營者爲第五十二、第一、第一七二、預四旅、四個旅，及第一〇一、第一一六、第八十八、第一八二、暫三十九、五個師，砲兵第四團之一個營，以及戰車營、汽車營與工兵營全部。



延安總部公佈

俘獲蔣軍將級軍官名單

甲 俘獲蔣軍正規軍將

級軍官四十七名

上將一名

楊澄源——晉西區總指揮

中將七名

趙錫田——整編第三師師長

黃正成——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馬勵武——整編廿六師師長

魏守維——整編六十九師師長

周毓英——整編五十七師師長

韓世儒——整編五十一師師長

李正誼——五十二軍二十五師師長

少將三十九名

朱志席——整編第九十九師九十九旅旅長

梁采林——六十五師一八七旅旅長

胡現——整編四十九師二十六旅旅長

劉光國——整編九十九師九十九旅旅長

麥震冲——六十五師一八七旅旅長

梁鳳德——整編九十九師參謀長

田雲從——整編二十一師新七旅副旅長

黃恆仁——職務同右

金仁安——整編四十九師一〇五旅副旅長

劉師身——整編九十九師九十二旅參謀長

洗盛楷——同右副旅長

劉廣信——整編六十八師一一九旅旅長

胡和東——同右參謀長

劉玉樹——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

戴濤——第一軍第一師參謀長

顧鐵——第一軍第一師參謀主任

玉以雲——整編三十八師十七旅副旅長

楊顯明——整編四十一師一〇四旅旅長

李克源——同右副旅長

胡士珍——晉西區參謀長

張居乾——暫編四十五師副師長

段培德——五十二軍二十五師副師長

黃健塘——職務同右

王熙春——整編六十九師副師長

康益瑛——同右政治主任

陳誠武——整編三十師六十七旅副旅長

王樹明——同右參謀長

謝懋權——整編七十一師一四〇旅旅長

李玉堂——整編五十一師一一三旅旅長

李謀玉——同左副旅長

李少清——整編五十一師一一四旅旅長

王現——同右副旅長

牛伯耕——整編二十六師參謀長

宣慈山——整編二十六師一六九旅副旅長

張清丞——山西專員

乙 俘獲蔣軍偽軍將級軍官三十九名

上將二名

謝文東——第五集團軍總司令

李華堂——第一集團軍司令

中將八名

鄧伯康——第六路軍第一軍軍長

楊德權——第六路軍第二軍軍長

崔大綱——第六路軍第三軍軍長

陳家珍——長春城防司令

孟照武——先遣軍軍長

張雨新——先遣軍指揮官

張黑天——先遣軍副軍長

王乃康——職務同右

少將二十九名

張東坡——新廿七軍參謀長

文興元——第六路軍第三軍師長

井憲一——同右副軍長

包貫三——同右師長

劉雲龍——先遣軍旅長

姜鳳鳴——新編廿七軍參謀處長

張耀平——同右軍需長

王維祥——第三縱隊司令

劉雲憲——張忠指揮官

徐基飛——第二縱隊副司令

劉林瓊——十九集團軍專員

劉伯言——第二縱隊旅長

延安總部公佈

愛國自衛戰爭的幾項重要統計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延安總部公佈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愛國自衛戰爭的幾項重要統計如下：

七個月的愛國自衛戰爭中，蔣軍攻勢較盛的時期是前四個月，即七月至十月，十一月起蔣軍攻勢即起衰弱。爲便於比較兩個時期的情形，本統計亦依上述兩個時期分列之。

(一) 蔣軍被殲數

(只算整師整旅整團整營，被殲的蔣軍正規軍及交通警察總隊，整營以下被殲者在在外，僞軍及地方保安隊被殲者在外)：

七月初至十月底三十二個旅。

十一月初至一月底二十四個旅。內計十一月份至十二月份十二個旅，一月份十二個旅。

七個月共計五十六個旅。

(二) 城市得失數：

七月初至十月底蔣軍佔一百四十四個城市，我軍解放六十四個。

十一月初至一月底，蔣軍佔五十五個城市；我軍解放五十四個。內分：十一月份蔣軍佔二十四個城，我軍解放十九個城；十二月份蔣軍佔二十個城，我軍解放九城；一月份蔣軍佔十一城，我軍解放二十六個城。

(三) 斃俘蔣軍將級軍官數：

七月初至十月底俘蔣軍正規軍將級軍官十九名(內中將二名)，俘蔣軍僞軍將級軍官二十八名(內中將五名)。

斃蔣軍正規軍將級軍官六名(內中將一名)，斃蔣軍僞軍將級軍官四名(內中將三名)，以上俘四十七名，斃十名。

十一月初至一月底，俘蔣軍正規軍將級軍官二十八名，(內上將一名，中將五名)；俘僞軍將級軍官十一名(內上將二名，中將三名)；斃蔣軍正規軍將級軍官一名(中將)；斃僞軍將級軍官一名；以上共俘三十九名，斃二名。

七個月共俘八十六名，斃十二名，共九十八名。另俘獲而逃脫四名，共一百零二名。

金丁周——整培區副司令
劉宗顯——張店周村指揮官
孫文榮——軍長

秦修權——軍長
劉神礦——第二戰區保安司令

宮子成——察綏省防第四師師長
馬守登——山東警備第一旅副旅長

李學民——同右旅長
秦文斗——十二專署保安司令

鮑國全——魯南專員
寧春林——僞第二方面軍指揮官

何冠三——冀保十三縱隊司令
李德林——僞合江第二縱隊旅長

張致中——山西專員
李洪藻——教導團團長

羅昱光——東北保安四支隊司令
王自琴——張嵐峯部副司令

丙 俘獲後逃跑之蔣軍將級軍官四名

王鐵漢——四十九師師長
黃保德——六十旅旅長

王綱——第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兼魯南秦莊指揮官
曹玉珩——一六九旅旅長



正報圖書門市部

新書一角

- 中國史綱 第一卷..... 翦伯贊著
- 第二卷..... 翦伯贊著
- 近代新歷史..... 蘇聯科學院歷史院譯編 杜克展編
- 中國近百年史教程..... 張健甫著
- 解放區的土地政策與實施..... 力耕編
- 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薛暮橋著
- 喀爾巴汗山狂想曲..... 培拉·伊諾斯著 鄭伯華譯
- 索特..... L. 列昂諾夫著
- 萌芽..... 左拉著
- 亞培爾·薩代龍..... 巴爾札克著
- 對馬..... 普里波依著
- 北方文叢：渾沱河流域..... 馬加著
- 李家莊變遷..... 趙樹理著
- 詩論..... 艾青著
- 馬凡陀的山歌..... 馬凡陀著
- 斯大林..... 巴比塞著 徐懋庸譯

凡持本報讀者優待証或訂單到買
皆可享受六折至九折的特別優待

精選新書二百餘種

歡迎讀者隨意瀏覽

請注意！

每逢星期日

◆ 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 ◆

有：—— 廉價推荐新書

定價最平·折扣最低

訂代社本

新華日報

航空寄到
快捷妥當
優待讀者
每月九元

★ 訂閱處：大道中三號二樓正報社 ★

捐助基金運動 深入各階層！

金融業殷商黃信珠先生 樂捐本報港幣貳佰元正

本報因經濟困難自十八期起發出呼籲，希望讀者給我們一點經濟支援，或則一次過捐助，或則每月認捐一定數目，數目多少不拘，以便集腋成裘，就可使本報收支平衡，長期支持下去。這種坦誠的呼籲，很快就得到廣大讀者的響應，捐者陸續交來，高誼隆情，本報同人既感激又興奮。在連續收到每月認捐的新捐款人中，不僅包括有學生、青年、工人讀者。而且有洋行的公務員和幾位愛國的工業資本家，最近，我們又收到·文咸西街××號免局黃信珠先生捐助港幣二百元。可見本報各階層的讀者都在支援助我們。這種精神與物質的援助，對於我們的鼓舞，決不是幾句感謝的話所能表達的！我們將加強自己的信心，艱苦支持下去，以與廣大讀者共爭祖國獨立，和平，民主的實現而奮鬥到底！

一週來捐款芳名：

- 黃信珠樂捐港幣二百元
- 楊植先生每月認捐港幣五元
- 楊元先生每月認捐港幣十元
- 馮珠先生每月認捐港幣五元
- 楊為玉先生每月認捐港幣十元
- 張漢先生每月認捐港幣五元
- 潘先生每月認捐港幣五元
- 范潔先生每月認捐港幣十元
- 張民先生每月認捐港幣五元
- 胡榮先生捐助港幣五元
- 楊青先生捐助港幣十元